

本报记者李勇、韩振、周闻韬

37年前，著名画家吴冠中沿着乌江逆流而上，偶然间来到黔渝交界处的龚滩古镇，踏着斑驳的石板路，望着墨绿的乌江水，感受着古镇的浓浓风情，他灵感迸发，随即挥动手中的画笔，绘制了名画《乌江老街》《乌江小镇》……

龚滩，让更多人认识了吴冠中；吴冠中，也让更多人了解了龚滩。

不过，今日的龚滩已非吴冠中看到的龚滩。2006年，龚滩下游70公里处修建水电站，因地势低，它不得不整体搬迁。如今，“原封不动”“移栽”到2公里外的龚滩，经过十余年的提升、沉淀，已实现了涅槃重生：不但保存了旧龚滩的历史风貌，还进一步提升了“颜值”“涵养”和“气质”。

如今，每年有2万多名全国各地美术专业的学生，追寻着吴冠中的足迹来到龚滩写生。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龚滩的前世，更看到了龚滩的今生。

是唐街、宋城，是爷爷奶

奶的家……

龚滩——重庆排名第一的历史文化名镇，成于蜀汉，盛于明清，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明万历年间，因山体垮塌，巨石塞江成滩，导致航运中断，过往货物在此转运搬滩，带来集镇繁荣，龚滩遂成为武陵山区主要的客货中转门户，时称“钱龚滩”。

1984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前往三峡写生，他从涪陵溯乌江而上，无意间走入藏在深闺人未识的龚滩古镇，忍不住停下脚步，一住就是半个月。古镇风物拨动着他的灵感，让他创作出了《乌江老街》《乌江小镇》等多幅名画。

是什么吸引了吴冠中停留，又是什么给了他灵感？一年后，他在《人民文学》刊发的散文《风光风情说乌江》揭开了谜底：“龚昌河到龚滩投入乌江，水色比乌江格外墨绿，深于蓝，应称小乌江。二江相会，江流曲折于峭壁间，依坡起伏布满了鳞次栉比的吊脚楼，这样的龚滩老街能不吸引画家

本报记者杜刚、张啸诚

新疆天山有数不清的沟壑，分布着星星点点的村庄和大片牧场。当下，天山东部的菜籽沟村，一条雪水融汇而成的小河流淌过整个村庄，两岸高高低低的房屋随着山势掩映在大榆树下，路边的艾蒿、青蒿一株比一株精神，野菜籽花引来阵阵蜂群，清风吹过金黄色的麦田，炊烟中传来驴叫和大吠声。

2013年前，和很多村庄一样，菜籽沟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近一半人搬进了城，剩下一半房子没人住。随着《一个人的村庄》的作者刘亮程等一批艺术家入住，让这个村庄焕发新生。

在乡村耕读传承

从乌鲁木齐沿着G7京新高速公路向东北方向出发，就能抵达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今年雨水多，沿路的小麦、鹰嘴豆、玉米，甚至野草都比往年长得更茂盛。

菜籽沟地处冬暖和，春夏雨水充足，肥沃的坡地适合粮食生长。生活在这里的村民，祖上多是清末民初迁来的甘、陕农民。因为农田多是陡坡上的旱田，马拉犁、手撒种、镰刀收割、木轱辘车、手工打麦场等传统农耕方式在菜籽沟依旧保留完整。

2013年冬天，刘亮程等一行人来到菜籽沟村。在这里，他们看到“汉式廊坊建筑，木梁柱，木门窗，土坯或干打垒的墙，长着老果树的宅院，这三家那两户地散落在沟里”，刘亮程说，“整个村庄像一桩突然浮现在眼前的陈年往事。我们沿路一户一户地看，每个院子都像旧时光里的家，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和熟悉。”

当时，一行人遇上一户人家拆房子。院墙已经推倒，一辆大卡车停在院子里，几个人站在房上掀盖顶，瓦檐、油毛毡、牛皮、麦草和苇子，一层层掀下来，房顶渐渐露天，圆木结构的担子、梁、椽子整齐地暴露出来，还有砌入土墙的木框架。一个百年老宅院只剩下几堵破土墙和一地的烂泥皮土块。房子拆掉，把木头卖给了木头贩子。这个原本有400多户的村庄，当年只剩下200来户，留下来的大多是劳作困难的老人。

刘亮程连夜给木垒县起草了一个方案，抢救性地收购保护一批村民要卖的老民宅，动员艺术家来认领这些老院子做工作室，把这个行将荒弃的古村落改造成一个艺术家村落。方案得到木垒县的肯定和支持。在乡政府和村委会配合下，工作室用一个冬天时间，收购了很多老院子。

吗？”

相比于这段纯景色描写，吴冠中对龚滩古镇的人文描述更令人印象深刻：“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是人民生活的烙印，是爷爷奶奶的家，是唐街、宋城……”

龚滩古镇在悠悠乌江边等待了千年，终于等来了“伯乐”：他不但发现了它的美，更升华了它的美。多年以后，吴冠中以龚滩古镇为背景创作的画作屡屡拍出高价，龚滩古镇也得以走出“深闺”，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

“三个不变”搬迁原则留

住古镇的乡愁

虽然魅力依旧，但龚滩并非原来的龚滩。

2006年，龚滩古镇下游要修建一座水电站。因为水位上涨，龚滩古镇不得不面临搬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龚滩古镇的原貌，当地制定了“三个不变”搬迁原则：组织结构不变，空间大小不变，邻里关系不变。

“三个不变”原则，让龚滩还是原来的龚滩。

走在古镇的石板路上，千百年来被足迹琢磨的青石板，释放着沧桑的年代感。龚滩镇党委书记张臣指着脚下的石板说，为了保持原貌，搬迁时每个石板都编了号。除了1.3公里的石板路，古镇的11处市级文保单位，包括西秦会馆、三抚庙、川主庙、永定成规碑等建筑，也全部“原封不动”搬到了这里。“相比于修旧如旧，‘原封不动’的搬迁投入更多、难度更大。”

正说着，眼前出现了一座青砖和青石围成的庭院，院门口上方赫然写着“西秦会馆”四个大字。

清朝乾隆年间，陕西盐商张朋久投资修建西秦会馆。这座古镇最宏伟高大的建筑，立于民居吊脚楼群落中，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搬过来的，



这是8月11日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古镇。
本报记者黄伟摄

有鲜明的外来建筑风格：石砌的大门，门柱刻雕花，四周围以封火墙，与徽商的宗庙祠堂有诸多近似之处。

院内正中央，一座雕花戏台保存完好。古镇讲解员骆颜说，过去西秦会馆供商人汇聚、议事、休闲听戏之用，如今成了游客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舞台”和“窗口”，每到旅游旺季，戏台上就有“酉阳民歌”“酉阳古歌”“酉阳土家摆手舞”“傩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再家大院”的主人冉德光对古镇的“前世今生”也很熟悉。今年46岁的他，是当年土司的后裔，如今他继续守着祖先留下来的老屋，空闲时走村串巷收集土家族物件，比如雕花门窗、雕花大床、长板凳、青花古瓷、老烟杆、老铜件……摆放在“土司府”里，俨然成了“土家文化博物馆”，每天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搬过来的，

原住民跟着自己的房子一块搬过来，邻里关系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冉德光感叹道。

让更多人发现、描绘龚滩之美

龚滩古镇保留了古老，但也处处显露着生机。

过去，龚滩古镇之美因吴冠中而成功“出圈”；如今，龚滩古镇也以各种形式铭记“伯乐”。在古镇，随处可见吴冠中的痕迹，有简介、图像、画作、雕像等，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街口的吴冠中纪念馆。

事实上，吴冠中与重庆的缘分早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1943年，吴冠中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其间于沙坪坝青年文化宫举办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个展，并因此筹足了前往法国的旅费。

去年才对外开放的吴冠中纪念

耕 读 天 山 菜 籽 沟

游走于烟火和诗意中，一群艺术家和一个村庄的相互成就



艺术家王刚在菜籽沟的山间创作的“大地浮雕”艺术作品。
本报记者张啸诚摄

“菜籽沟，大地最初的模样，是没有污染的世外桃源。现代城市生活让人和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人们开始寻求与自然的和谐，寻找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宁静。”王刚说，《大地生长》是组织当地农民用最原始的劳作方式创作出最当代的艺术作品，呈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都源自泥土，在鸿蒙未开的时期，人和天地是相通的，所以这三个人物头像没有边界、没有表情、没有性别、没有身份，希望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未来这一作品会被雨水风雪侵蚀，但不需要修复，因为艺术家只完成了作品的一半，另一半就交给大自然四季轮回，让时间成为空间的意义。”王刚很期待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的菜籽沟和经过时间雕刻的《大地生长》。

“大地最初的模样”也成为艺术家们对菜籽沟的共识。

即使很多年过去了，作家刘慧敏说起刚来菜籽沟时一些有趣的事情仍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有一晚，月光照亮了菜籽沟，她和同伴走在小路上唱着歌，遇到猪圈。她爬到猪圈上，给猪表演，似乎还看到猪在鼓掌。

在刘慧敏的记忆中，夜晚的菜籽沟格外浪漫。“我经过999棵树，1万颗星星，1条河流，还有9000只蚂蚁，9万个小虫子才来到这里。”

这里的人同样有趣。刚来菜籽沟，她只能到老乡家“蹭吃蹭喝”。有一天，还在被窝中的她听到对面的山梁上有

人喊：“慧敏、杨玲！”她和同伴赶紧起来爬到院墙上看，原来是对面的村民邀请她俩吃早饭。

她记不清是哪一年冬天，菜籽沟连着下了5天5夜的雪。当时，家里没有自来水。她和伙伴用上全身的力气将门推开一点，将雪扒拉到桶里，然后等雪水消融，洗了脸。“感觉没有多难，想起来的只有幸福和温暖。”

刘慧敏足迹踏过天山南北很多农牧区，作品也带着泥土的灵气。她的系列绘本《江格尔》，取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绘本中，江格尔好似孙悟空，有72变之术。他骑着神马阿再扎尔，端着阿拉牟神枪，降妖伏魔，与同伴们一起建设人间天堂宝木巴。

在准备绘本《江格尔》时，刘慧敏到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一片草原。她仍然记得那个群星闪耀的夜晚。一座蒙古包中，一位牧民用蒙语吟唱着《江格尔》，翻译过来是：金色的笼头沙沙地响/火红的神驹跑得地跑/伟大的江格尔立在鞍上/咄——咄——咄——/紫色的骡马嘈嘈地跑/珍珠的耳环闪闪发光/阿盖沙布德拉跨在鞍上/咄——咄——咄——

歌声引来其他牧民，他们陆陆续续地来，只要有人掀开门帘，刘慧敏就看到“星星站立在他们的肩头”。一个小小的蒙古包，挤了30多个人。她记得，那天晚上她喝了记忆中最多的一次酒，有20多碗。清晨从蒙古包出来的时候，“望不到头的山峦和天空呈现

馆，已成为古镇的一张新名片。此外，镇上还修建了美术馆。龚滩美术馆主要用于龚滩元素作品的展览和收藏。美术馆共有三层，一二层专门用于作品展陈，三层则为艺术家工作室，用于艺术家驻留龚滩期间写生创作。

张臣说，为了让更多人发现、描绘龚滩之美，当地每年举办“全国高校师生写生艺术节”，吸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前来，龚滩古镇作为“写生小镇”的知名度逐年提升。

与此同时，龚滩之美，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漫步古镇街巷，放眼处不仅有鳞次栉比的吊脚楼，还有姹紫嫣红的鲜花，其中尤以当地盛产的三角梅居多，仅三角梅就有数十个品种，宛如一座“鲜花小镇”。

龚滩与对岸的贵州省沿河县新景镇，隔乌江而望。曾几何时，古镇对岸的村民在半山腰养牛放羊，对江水形成面源污染。10年前，龚滩古镇与村民们协商，以每年1万多元的价格租下了对岸青山，从此牛走羊散，生态修复，山更绿、水更清。

“当前很多古镇同质化严重，空有历史积淀，却没能充分挖掘和展示，沦为只能满足吃住玩的‘快消品’。”龚滩古镇景区负责人凡凯说，龚滩古镇走的却是个性化道路，既擦亮了土家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旧名片，又打造了绘画写生、艺术展陈等新名片，古镇的美更加丰富多彩了，每年能吸引80余万人前来参观游览，仅门票收入就达5000万元。

爱上一幅画，扎根一座城

吴冠中纪念馆内，一个操着西北口音的年轻人，正给大家讲述着吴冠中的龚滩之行。他叫戚玉龙，是纪念馆馆长，今年34岁。

2013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

师还给我的客棧起了‘高二嫂’的名字。”

令她意想不到的，这些年来菜籽沟旅游的人、写生的画家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一名画家还给她写了一幅字“出入平安 安乐人生”。看过很多画家画画，她最喜爱画家严立的作品，因为画出的菜籽沟“像又不像”，“没想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这么美”。

村民杨艳萍家的位置不适合开农家乐，和作家、画家们接触比较少，但对村子的变化感到欣喜，“旅游的人多了，对我们村子整体是好事。如果村里能搭一座观景台，修建一些通往村子深处的木栈道，像城市公园那样，就更好了。”她曾远远看着写生的画家，好奇自己会不会进入他们的画布中。

游走于诗意和烟火中的不仅是村民，更多的是艺术家们。不像在农村长大的刘亮程，很多艺术家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乡村生活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刘慧敏格外烦恼端午节前的大雨，把房子淹了，院子的杂草疯长起来，令她手忙脚乱，而她还要忙着新作品的创作。画家张建新近期要去其他省区做个展，但心里还惦记村子里漏雨的房子，“菜籽沟一切都好，因为在城市长大，所以对农村多变的氣候、特殊的房屋结构、需要拔除的杂草，都要适应。”

烦恼之外，更多的是有趣灵魂的交流。一个傍晚，卢野、刘慧敏等人到刘亮程家中聚餐。他们谈论羊肉的价格，锄草的小铲子在哪里买，家里是否需要更换一口更大的铁锅；谈论菜地里的葱、蒜、草莓、芹菜，名为月亮、太阳、星星、小黑的四条狗，鸭、鸡和鹅……在他们谈话中，动物和植物似乎都会和人一样思考。

在菜籽沟，刘亮程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捎话》和《本巴》，一部散文随笔《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捎话》虚构了吨沙和黑勒两个信奉不同宗教的王国，让他一个人和一头驴，背负“捎话”重任，穿越战场硝烟，亲历生死绝恋。今年后半年，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本巴》将会出版。卢野正在创作以克孜尔千佛洞为背景的油画。

如今，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木垒书院做志愿者，和刘亮程一同耕读。从湖北荆州出发，辗转数千公里来到菜籽沟的李红成不久前和刘亮程合作搭建了一个鸡窝。他说：“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忘了乡村，也回不去家乡了。菜籽沟搭了一座回到‘故乡’的桥，在这里我找到了梦想中的故乡。”

业毕业两年的他，追寻着吴冠中的足迹来到龚滩。跟他的偶像一样，只一眼，便爱上了龚滩。

他辞掉了大城市的工作，来到古镇扎下根。刚来时，他孑然一身；如今，他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除了担任纪念馆馆长，他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公益书店。

书店名为“先生书屋”，是一栋三层高的木屋。一楼是他的文创艺术品商店。他从乌江边捡石头，在石头上作画，画里洋溢着他对龚滩古镇的一往情深。二楼就是公益书屋了，他把收藏的书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然后用各国的审美趣味精心营造了温馨祥和的氛围，并把鲁迅的肖像、吴冠中的书法和画作点缀其间。三楼，则是他的住处。

“三层楼，分别代表着现实、理想和生活。”戚玉龙说，现实很丰满，他已经卖了上万块艺术石头，每块石头的价格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这支撑了理想和生活，让他可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公益和创作中去。

和戚玉龙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来到龚滩古镇，然后迷上这里，扎下根来。人称“老炮”的北京人姚永军便是其中一位。2015年，他来到龚滩古镇旅游，再也舍不得离去，索性在古镇开了两家酒吧，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大家都感觉龚滩古镇很有‘味道’，这里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仅非遗名号的美食，就能摆开一桌菜，其中包括绿豆粉、土家酿豆腐、土家腊肉等，既养眼，又养胃，更养心。”老家在甘肃的戚玉龙说，“无论你来哪里，在龚滩古镇，你总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总能找到‘爷爷奶奶的家’。”

“各路人才的到来为龚滩古镇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产业形态的丰富为经济发展筑牢了基础，借助人文、生态等优势，我们正把龚滩古镇打造为乡村振兴示范点，因画闻名的龚滩古镇，将成为一幅越来越美丽的山水画卷。”重庆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说。

师还给我的客棧起了‘高二嫂’的名字。”

令她意想不到的，这些年来菜籽沟旅游的人、写生的画家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一名画家还给她写了一幅字“出入平安 安乐人生”。看过很多画家画画，她最喜爱画家严立的作品，因为画出的菜籽沟“像又不像”，“没想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这么美”。

村民杨艳萍家的位置不适合开农家乐，和作家、画家们接触比较少，但对村子的变化感到欣喜，“旅游的人多了，对我们村子整体是好事。如果村里能搭一座观景台，修建一些通往村子深处的木栈道，像城市公园那样，就更好了。”她曾远远看着写生的画家，好奇自己会不会进入他们的画布中。

游走于诗意和烟火中的不仅是村民，更多的是艺术家们。不像在农村长大的刘亮程，很多艺术家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乡村生活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刘慧敏格外烦恼端午节前的大雨，把房子淹了，院子的杂草疯长起来，令她手忙脚乱，而她还要忙着新作品的创作。画家张建新近期要去其他省区做个展，但心里还惦记村子里漏雨的房子，“菜籽沟一切都好，因为在城市长大，所以对农村多变的氣候、特殊的房屋结构、需要拔除的杂草，都要适应。”

烦恼之外，更多的是有趣灵魂的交流。一个傍晚，卢野、刘慧敏等人到刘亮程家中聚餐。他们谈论羊肉的价格，锄草的小铲子在哪里买，家里是否需要更换一口更大的铁锅；谈论菜地里的葱、蒜、草莓、芹菜，名为月亮、太阳、星星、小黑的四条狗，鸭、鸡和鹅……在他们谈话中，动物和植物似乎都会和人一样思考。

在菜籽沟，刘亮程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捎话》和《本巴》，一部散文随笔《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捎话》虚构了吨沙和黑勒两个信奉不同宗教的王国，让他一个人和一头驴，背负“捎话”重任，穿越战场硝烟，亲历生死绝恋。今年后半年，以《江格尔》史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本巴》将会出版。卢野正在创作以克孜尔千佛洞为背景的油画。

如今，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木垒书院做志愿者，和刘亮程一同耕读。从湖北荆州出发，辗转数千公里来到菜籽沟的李红成不久前和刘亮程合作搭建了一个鸡窝。他说：“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忘了乡村，也回不去家乡了。菜籽沟搭了一座回到‘故乡’的桥，在这里我找到了梦想中的故乡。”